

文
粹

和
338
6



文粹卷第二十八

吳興 姚鉉 纂

表奏書疏五 總十三首

復位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恆

去濫賞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論職官多濫疏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條奏貢舉疏 楊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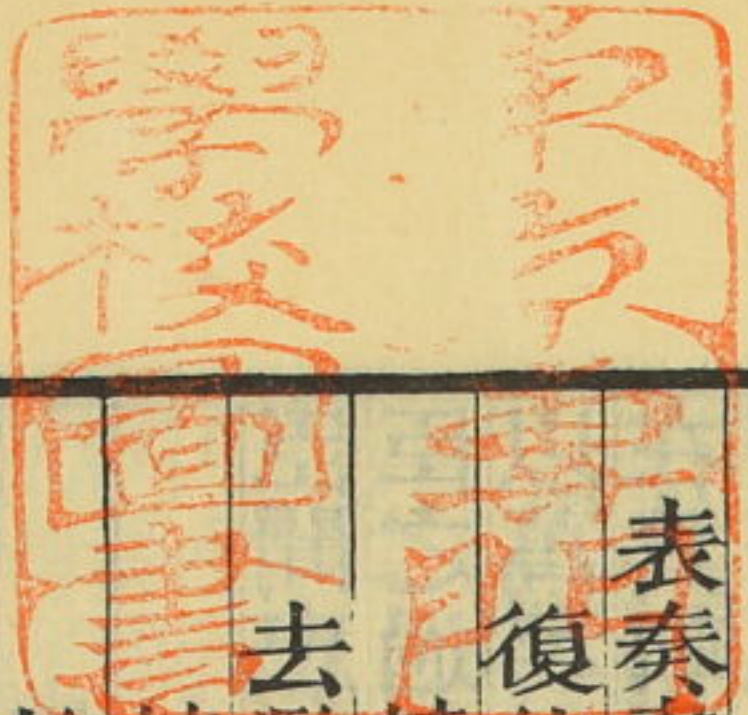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李綱

去濫刑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利
291
6



新錄
有物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恆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閒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

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歆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鵠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週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卽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早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

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

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
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
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卽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
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佞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
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汗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
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
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
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
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嘆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
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
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
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

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
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
而益信行閒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
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
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
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
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
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
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
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
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
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
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
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

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尙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椀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

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麻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東帛芟芟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諍於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

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
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
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卽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
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
才應經邦之流唯合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
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卽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
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
或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
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
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擣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
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
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
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
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

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
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尙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
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
效官武則合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
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
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
鋒挺秀有效技之編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
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
合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
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
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
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
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

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探訪簡汰堪用者合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

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寢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反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

省自縣至省不得合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尙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達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舉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禮部奏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敕令議者謹按夏之政尙忠殷之

政尙敬周之政尙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美極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閒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志信之陵頽恥尙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

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
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
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
代趨仕靡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
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
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
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
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
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
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
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
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
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
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

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
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
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
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
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
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
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
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
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
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
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
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戮夔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計日受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潤之以澶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滎陽成皋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尙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裕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屠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涓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尙捨况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匱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

闔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埽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尙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

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閒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舉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邱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

明垂心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眾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

俶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妥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合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臣聞春鷲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今年歲首自雲陽縣丞蒙擢授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侍御史濫膺臺憲之雄顧視逾涯殞首非報雅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今

自臣聞至今字八十一字據全唐文補入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

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兇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沉輦輟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此義府不退義方三此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旻臣聞圉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很貌恭明君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秉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參知政事李自臣聞至李字五十一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

文粹二十八

三

順德

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敷王休策寔勵驚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瀆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啟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三萬貔貅之眾兼兩藩節制之權冀其俯安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眾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蔑棄朝章

文粹二十八

三

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
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
苦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尙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
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
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
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
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
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郊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
載緜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
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
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

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
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
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
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
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
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
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爲虛邪實邪若以爲實陛下以今
日之事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決大計臣
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
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
恨陛下不練士卒疏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
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卽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
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

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卽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徧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卽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文粹卷第二十八

文粹卷第二十九

吳興 姚鉉 纂

表奏書疏六 總七首

尊號

奉天論尊號狀第二首 陸贄

赦宥

論赦書狀

舉官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散失內人等狀

無濫賞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狀

弟二狀

奉天論尊號狀第二首

陸贄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

迪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合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負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之反欲加宥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

文粹二十九
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忙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

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喻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合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閭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厯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驚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

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

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合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

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人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
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潛構不辨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
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
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
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
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
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
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
沮議爲出眾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

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
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
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
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
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
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
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
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
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
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
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
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
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
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

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
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
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
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
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
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
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
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
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
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
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
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

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
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
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敘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
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
責實宰臣之敘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
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
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
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寢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
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
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
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
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
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

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祚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合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每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立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蒂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激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瞿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

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鑑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

文粹二十九
九
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
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
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眾人或不率於是用刑
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
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
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
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
畜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
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
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
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
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

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總緝棼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小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
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散失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
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
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
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
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
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
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

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
寰瀛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
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
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
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
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
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實繁有徒但
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
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
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
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
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
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文然後弔恤

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
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
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
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
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累月
旣當離變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來陳獻
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
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
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
蓋知爲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
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
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
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

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鑑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

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雙侍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

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
不悖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
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
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
彰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
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
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
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
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
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
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
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
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

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掣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
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
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
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
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
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
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
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
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
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
傷大猷願畱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文粹卷第二十九

文粹卷第二十九

三川 蘭均

文粹卷第三十上

表奏書疏七

總七首 檄露布均

吳興 姚鉉 纂

兵機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換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論功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張說

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賈賓王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文粹三十一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闕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眾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

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合而事成其勢當合智者
聘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
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
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其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
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
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凶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
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
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凶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
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
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
也介馬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
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
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
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
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
隕艱屯縣縣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
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
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
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

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
稔慝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
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凶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
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禳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
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
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
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
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
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
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
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
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
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
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

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懸
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
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闔猱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
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
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
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
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
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
品物之恆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
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
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
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
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

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卒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

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幸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凶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

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
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
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慰憂同者不
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嚮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
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
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
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
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
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
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
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
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
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
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

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
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驚心之
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
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
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吐休罷戰士符往歲息
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
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
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
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
凡在彫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
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
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
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

自覩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卽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眾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眾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眾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輅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畱遂遭劫制身糜僞職兵隸凶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可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合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謩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眾心旣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以興億眾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
何所爲慮尙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
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凶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爲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換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
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
隨朕歸京旣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
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
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
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
是宜污瀦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
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
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
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
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

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傲倖之不可爲也如是
陛下得不以爲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喻其理夫權之爲
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
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
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
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
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
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
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
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
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旣昇勢自跲縮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

鎮壓於其西邪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
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
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犒勤敷肆皆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
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
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蠶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
過動不爲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敕責通大總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
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
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穿蜂蠆出於懷袖王
受服不宿孤劍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
千彼眾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
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旣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
火之燄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

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
嚴肅深籌祕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貝博響援增氣幽易恆
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
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
將捷逕於武關而聲出崤澠蓋廣援以安眾多方以誤敵故能舉
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拔冀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
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
業窮乏振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
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
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
殷王乘驛赴救眾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
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
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吹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
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揜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

十三人焚書伏罪眾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曰誠感
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
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
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
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己
也徧賞有功王秋豪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閱實
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
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
眾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總管忠
善翼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
彝器而杖杜遣要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夫義
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
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
補署官僚存集流逆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

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罽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燧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

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承前緒

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頃者邊鄙或聳干
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
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嗣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
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
數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
名位薰灼加闢茸之質冀革桀鷲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
之萑猥狗吠豢牢之主頃屬變興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凶命
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
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
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閒釁陰貸凶謀旣緩雷霆之誅遂
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
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
邑略灞澆以揚旆瞰苑圍而下營土堡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
直殄凶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略已芟夷謂其氣竭而

來歸尙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
於中權占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
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
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尙可
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
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尙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
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
度都虞候彭元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
超乘賈勇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漢聲
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廟倉東繚垣摧以
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
天如出於地賊將姚合言張雲等志懷僥倖狡心尙憑陵作忠盡謀
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廳馳眾若蝻集橫列堅陣旁
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

王佖知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
聲指麾而龜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
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耀鼙鼓騰聲而
隱麟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
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膺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
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合言
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尙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
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鞞之氣雲鬪
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燄馬逸不止士怒未舒
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尙書唐
夏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
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節度使左廂兵馬
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行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

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
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凌曾乏鐔刃之鋒
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
僕射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合言
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卽誅夷臣竊以
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
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元自當超軼子暴
其父陰侵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
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
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尙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
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卽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卽
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
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
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

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囊不戰之功左
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
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邳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羣帥宣力
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弟三十上

文粹卷弟三十下

吳興 姚鉉 簪

制策一首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叵心以居簡凝
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
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莫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
迭救巧僞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昧理道祇荷
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
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
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厄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
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

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
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格恥不
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
謬盪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
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
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
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
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
之策孰協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
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臣蕢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
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
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之耳常欲與庶人議於
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

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
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
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
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
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
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
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
丕構不敢荒寧奉若謨訓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
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
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
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能下浹欲人之化
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早在致乎精
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宥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
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

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
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卽枝葉
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卽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則可
罷斥游惰念令繁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
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
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
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
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
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
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
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
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

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
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
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
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
盛德矣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巧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
下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
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
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
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爲布衣之臣不足以
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
乎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先憂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
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
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
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閒聖明相

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
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
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
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
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
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春秋閻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
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
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
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
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
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
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
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

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
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
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
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
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
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將
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
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
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
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
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
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
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
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

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所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

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願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
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
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
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
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
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
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
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
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
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
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
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入乎九泉鬼神
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懞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
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不幸因

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
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
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
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
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
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
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
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
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
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
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
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
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
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

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

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

文萃三十一
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
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
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
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
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
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
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
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
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
於食勳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
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
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
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

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
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
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
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
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
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
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
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
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
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
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
祿制其器用車服禁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
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
者在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游惰者已

文粹卷第三十下
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繁而理解要在觀察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畱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解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冕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

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文粹卷第三十下

文粹卷第三十一

吳興 姚鉉 纂

文一 總一十三首

踐祚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祝壽文 侯喜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陸贄

徽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元大赦文陸贄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元稹

恕死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用玄牡
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
厯數所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

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
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
號公宮丕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爽德屬饜大業饑饉師旅民
胥怨咨謫見咎徵昭于玄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
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嬰荒之辮髮
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
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
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
戎即敘東夷底定非敢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翊奉宗隋勦力
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謠獄訟聿來唐邸人符
神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
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
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
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

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秬鬯清酌薌合薌其明粢嘉蔬禮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皇厭理萬機凝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厯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聞宇宙者至公之器不獲已而臨之帝王者因時之運非有待而居之蓋在於拯俗濟人功名遂而已自朕聞至而已四十一字從文苑英華補入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厯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太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亦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

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動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禹以命啟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厯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八月癸未朔十八日己亥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弗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啟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紀厭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宗之道是用命爾元子某當位嗣統於戲爾

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
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
庥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
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
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
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
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
承積慶遂得岷山寢燎炎海澄波雖業茂宗祧斯降靈穹昊今謹
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
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

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祝壽文

并序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壽之恩朝明庭而獻萬
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
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
者欲言蹇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
辭曰

未有人兮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
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
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
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
其他至地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

風來薰薰甘露霖霖今卿雲氛氲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徹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聞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甚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盾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邕光耿四海玄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

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
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閭壺以施王教
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擗乾綱擇聖德修舊典協成質
屹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
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宇消發
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
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
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
于羣黎威霆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
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其
教寬虔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
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
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鬻網縵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
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背

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粹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
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丕天大典不可辭
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
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
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
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

夫守太常卿臣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
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
義郵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閒者開成之末
星孛如雪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
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
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
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
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
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抑輔車之勢古所
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己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
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磐互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
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攜國
款塞質帝女蹙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
率旗刈旃兵鑿穹廬火烈荆榛颺芻幘碎輶輻六羸逃貴主生

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
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
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
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
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
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成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
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
陽纔暮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
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
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
措將以禮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
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
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
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

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眾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搔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兒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眾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祚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

文粹三十一
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
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原者
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
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
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
己私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
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
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
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
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
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
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
散歸本軍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

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藩鎮效力并緣罪犯
與諸使驅使兼別赦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
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
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未復資者更與進敘人之
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
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
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流人等有才能著聞者特加錄自改仁至
加錄二十
七字從文苑
英華補入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
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
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
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
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迴給家口其
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

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
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
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
爵仍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
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
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
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
骨原野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
其家口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
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
稅閒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
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
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
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

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
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
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
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
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
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
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内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
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
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内外官有冗員及百司
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仰惟舊
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
者委所司類例條件奏聞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亡
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

邇咸使聞知自敢以至聞知四十五苑英華補入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瘴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未俗偷巧內廷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以相議畱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尙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

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尙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若曰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亦以

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眾興戎結壘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惇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眾心之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神人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文粹卷第三十一

文粹卷第三十二

吳興 姚鉉 饗

文二 總一十三首

帝王謚冊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帝王哀冊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謚冊

文粹卷第三十二

唐順宗莊憲皇后諡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諡冊文 夏侯孜

后妃哀冊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繼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

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僉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啟於文章之囿不傷靡卵不天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采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邁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旣啟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諡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眾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愛親和以安人是

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諡曰
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諡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
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
賦輿咸藩以大自魯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燁威命廓開王
塗自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
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
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轂省方展
義弘陰騰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道丕冒
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含
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辰有銘煥乎
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
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讒口於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己

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寶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
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困德水清澈
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文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
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懔怛忠利虞帝之教也
亶亶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
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崇邱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
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
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
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平
章事杜黃裳謹奉冊上尊諡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
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太上皇崩於
大安宮殯於前殿之西階粵十月甲子朔二十七日庚寅將遷座

於獻陵禮也九日落構七曜沈暉引鷺翻於雙闕駕龍輻於六飛
哀子嗣皇帝某擗踊崩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
絕去昭景而不留即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詔史冊
叙德宣風其辭曰自維貞至辭日一百三十
字從文苑英華補入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
暉降祉真氣呈祥蔥珩朱徽熊軾龍常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
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
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曠日
滔天泯夏蕩析黎元阡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
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
羣辟六階以平四門咸關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
石煙雲改色鏞管變音觀圖受命負辰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
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
塞虔劉伊瀝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

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
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遐通沒羽沈浪
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櫟陽杳同姑射翹詩禮以承
天稟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滕遂愆絕五
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僊攀帷房以孺慕抱劔舄以纏緜嗚呼哀
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
爲馨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肺背沃野之神
皋越通川之清渭懷岐山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笳哀噎以留思
旒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
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
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
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躋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
王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
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立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

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子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秋龍帷將曙溘化同軫縣區縞素哀子嗣皇帝某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奠樽盈而悲序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闕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辭曰

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勳族著玄牝家傳縉雲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啟霸政宏謨天兵電照月陣風驅蚩尤遞剪契窳咸誅閏位不虔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展同規立珠

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泛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巖藏銑遵河奉璧學肆徐輪邱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形哀動植化美填篋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罄翦斗極咸躡狼山入囿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養烏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莢望幸瑤華方薦仙丹欽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飛鈞天罷佾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展輪効駕羲和司日迫靈心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凝清秋於廣路遡悲風於長術經柏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徒蹕聳輕旆之透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窳漢啟泉闈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兮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崑陵玄壤隅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委素羲庭易晚松陰難曙萬方悲而兩泣三靈慘而雲泣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

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從石刻刪補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攢毀帝雕輶肅輶縞緋霜迴丹旆雪引御窆臺之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聯萼之彫陰禮奠收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睿烈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蛟龍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埽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戎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邸春誦夏弦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啟鵬舉提象鸞飛鑿乾蘿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撫弦堯親更睦媯德

逾羶萬寶阜成四門光闕宵衣若厲道風猶戾野接翹車殿橫儒席留連綺讌婉變詞客潤洽泉魚恩周卉毳鞮譯駑輪要荒走幣削觚反撲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誣旖旎祥錄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蕙搖厨龜負綈檢麟銜斗樞孝思罔極宗庸克賽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幃暉蒼壁森羅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岱邱狀紫宙之阨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存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空室景沚攝提悲纏昱日羣臣奉於未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赴辰龜謀人兆犀轉移輻喝苦挽於香掖咽酸筵於曙旻形階嶠嶠兮露驚月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幃朔飈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疏杏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宮猗那我后復幸方中委冠劍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

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
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
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褰周青壺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
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綽眇擗司常悽庶物其涕迸
感眾靈而影翔睠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
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合典居相宏圖宣哲
觀藝祇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厯終泰傾維更紐子從代
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為震驚自得謙受政乃復亨
塞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構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
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忙心忘我帝力鞮譯修貢親賢
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禮養而迎夏芟以祈

春靜默泐道和平返洎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
陋伊祁之奠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
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閒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
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
哉夢年罕驗顧命是屬付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
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羣悲於縞
素中不瘞於珠玉蜃輅迎轉龍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
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
既獻而三徹神方窵而九虞遠奉遊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嗚呼哀哉粵
義軒之逮子姒兮合問傳其不已倚簡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
方始然後景雲靄華露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
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立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
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
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綽而涕流想山園而心
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
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
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麻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
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
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劍神期武賁上排閭闔俯埽軒轅不驚宗廟
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
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
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于
勤往纘丕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

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旣睦四門旣賓天
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冀籙就列摛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
兵戢威加德馴戎狄讐窳塞不驚塵琛賚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
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
節焉作樂和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
武祈農藉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
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非煙繽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
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
之最學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厯正元調律平
害札動雲落苙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譎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
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
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
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
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

人兮寂寞淚為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
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儼將
行兮肅穆似有覩兮徘徊過春城兮如送望暮山兮謂來嗚呼哀
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
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建極武餘英
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俾聖德兮安可希超前
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大
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
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
兆庶雨泣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殷奠
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
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
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
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翦桐承祧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
在謳謏荐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
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承乾其仁如山其
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豪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廟臣朝吳
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祿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
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
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
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劒上黨納奔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
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鑣就戮
迴戈受烹始以止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
存溥博走馬斯卻昆蟲咸若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

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鳴鑾將登喬嶽四維既張五刃已
藏蠻夷戎羌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劍以高宴戲魚
龍於廣場有巖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爲於義皇日
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
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
姓哀其考喪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
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遽至咽長
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斝以宵奠駕金根
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透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江
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祕龍顏麟有逆兮
曾觸髯欲升兮尙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柏兮未
拱閣生苔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興眾感於萬井

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
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
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諡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
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
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靈四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
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啟迪風徽儀刑天下伏以
承貞誥命脫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
荷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勸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養率用
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物
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淨宜錫丕祉壽如
岡陵昊蒼不憖艱棘俄及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恤茹荼叩心罔
極今祔虞卽遠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幽巖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

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諡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尊諡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與太陰方祇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諡冊文

夏侯攷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伏維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耀空蘊於方祇祕景莫觀於圓魄卓爾潔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忱惕哀榮慮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乖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儀雖闕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

聲率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森禮容於金卮母儀無斃廟貌有嚴將享鴻休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上尊諡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啟靈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齊越姜正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刑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執

勤聰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麻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借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疑神不測應物通理撫
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眺側續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
莊敬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
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叡皇支挺賢談高辯日學貫通玄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晨
興不豫德音彌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
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佩
於曾城今冥永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
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
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
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斃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高蹤播英聲

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按會要作十二月二十六日大詔令作十一月己巳

太聖皇后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集仙殿之西階粵二年

歲次丙午某月朔日將遷祔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攢宮月曉雲

戴黼翼風牽絳旆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皇帝某

慕切充窮誠殷遣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範於長

陵戢神輝於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詞

曰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

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作合于唐至哉

坤德沈潛剛克奇相月偃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紘紘是則訓自閨

闈風行邦國七廟肅祇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

王化之基皇曰內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
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為美仗義當責亡軀
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辰肅清垂旒光
赫光洸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略鴻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
夷慕化九戎稟朔沈璧大河泥金中嶽巍乎成功翕然嚮風乃復
明辟深惟至公歸閒於大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胥悅謳
誦載隆鼎祚既穆璇樞以肅庶保大和長介景福如何靡怙而降
斯酷后弄孫其未淹人喪妣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族號
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不豫兮構氛沴而成災逢冰霜
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彫摧感大漸之將逝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
子其得所兮顧黎元曰念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邈
終天而一往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序迴互
泣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云啟兮同軌畢赴湘川未從兮漢瑩

蓋耐古則禮闕今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
搖畫月厭河洛兮不臨去嵩邛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
宮闕旋六馬兮須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
舊物兮新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
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洞洞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
煙卽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嚴兮百靈
拱殿垣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
帝皇之高風兮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
通變之有恆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
呼哀哉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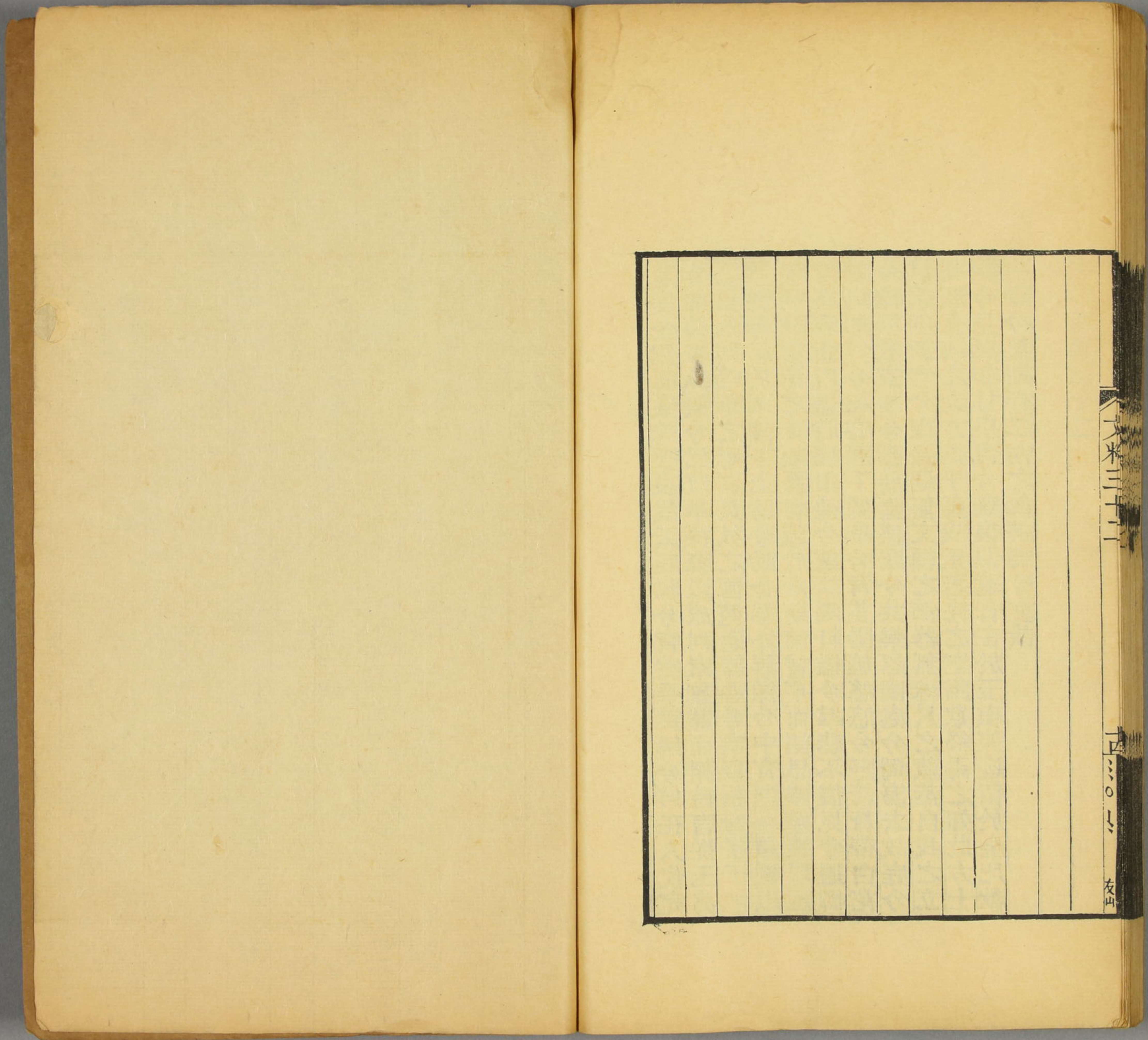
常袞

維大麻十年歲在乙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粵
明日追諡曰貞懿皇后殯于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
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平章事河內郡開國公常袞持節

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藏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
庭輅升玉綴軒軼珠櫺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
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祀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
休其詞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
啟皇運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
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鑒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
嗣徽克合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榮聿
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
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細敘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叶成皇
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
訪問後言燕遊夙退內和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
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玉衣

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
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
之貞永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
渚從母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憑合簫挽以
攢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
佇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
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
兮掩淚衣玄帟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
日遠卽新宮兮夜長綈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
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土
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屺獻
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嗚呼哀哉



大
米
三
十
一

友
山

友
山

十